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文化视野

文安驿之春

□ 阿 莹

我站在古驿边的牌楼下，不由得浮想当年古道上的兵车和走西口的汉子络绎不绝，马头上的铃铛与赶车人悠扬的信天游，携着古道尘埃飘到驿站的房梁上，带给人们缤纷而迷茫的遐想。但是，凛冽的风霜还是把古道驿站砥砺得七零八落，现今人们若真要搜寻古驿只能从当地人的传说和地上的遗存里去考究了。可是，眼前这个文安驿却还顽强地在古道边矗立着，呼唤着久远的风烟和现实的抚摸。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出个门容易回个家难。
走进驿站想讨一碗水，
烂墙墙撞破了我嘴嘴……

这座古驿竟是西魏大统年间所治，如今望去大约占地一百多亩，古时是有城墙围堰的，而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但不知何时竖起的一道浓缩陕北风情的石质牌坊，宽宽阔阔地立在古道北侧，一眼望去就知道里面当是一处古风荡漾的老地方，层层叠叠的窑洞顺坡而造，张扬着陕北独有的风韵。但那一孔孔窑洞的式样略有差异，有的伸出齐齐的前檐，似将关中民居掖进了黄土崖；有如游牧风俗与农耕文化的精妙结合；有的压嵌着层层石板，粗糙而不失规整，泛着比黄土还硬朗的色泽；有的青石砌就的门脸，敦敦实实一丝不苟，纵横的纹路且把富足展现；有的平地起窑，着意将屋顶盖成拱形，以抒发古驿人对传统民居的执著情感。

在窑洞群中央坐落着一栋魁星楼，只有二层楼高，没有司空见惯的雕梁画栋，也没有斗拱挑檐，只有那朴素的红格方窗与那歇坡灰瓦浑然相依，似在诉说着曾经的难忘。当然，这栋楼阁在这片窑洞里称得上鹤立鸡群了，只是楼里至今还空空荡荡，没有钟馗独占鳌头的塑像，也没有纪念那位跌入凡界的文曲星之牌位。追问方知，这魁星楼还真是为纪念文安驿明代走出的一位进士而建的，我疑问区区一个进士何至于大兴土木呢？古驿人嘲笑我愚钝，这座小楼当年一起就聚起文脉了，上世纪那股上山下乡的风潮能汇到这儿，能在古道边演绎一段史诗般的蹉跎岁月，也许可以从魁星楼里找到答案呢。

真有这般玄妙？古驿人催促我上崖看看。我将信将疑，仰望后山坡上凸起的一块土峁，竟是披着千年风霜的烽火台。古时烽火台多沿驿道三五里一个，白天燃烟，晚上燃火，一簇递进一簇，便把前方的战况传至统帅营帐了，史书记载这类军事设施且不知发生过多少令人唏嘘的故事。我们沿着一条之字形的羊肠小道爬到土台根下，想瞧瞧古代烽火燃烧的痕迹。可是抬眼再看土峁还有八九米高，且已没有可以攀爬的脚窝了。然而，居高临下，回身眺望，只见古驿南面有条山峪苍龙般蜿蜒纵深，其势空灵遒劲，其形威仪大度，里边可是别有洞天的境界呢。

我恍然明白了，这文安驿附有四个山村，那峪口两侧是上驿村和下驿村，深处为梁家河村，村村地畔都与文安驿牌坊相连，家家都能攀连上一缕血缘，所以过年闹社火四个村子必须齐齐转过，才能缓口气冒支烟。而最让文安驿引为骄傲的是，1969年乍暖还寒，伴着一阵卡车喇叭声响，荒芜的山沟涌来一群来自北京的知青，燕京的气息直把古老文脉弘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耕读声宏，阡陌绿厚。这群英俊的后生、姑娘一头扎进文安驿，高举改天换地的旗帜，上演了一段激情洋溢的活剧。

为解决吃粮难，他们带领村民筑起了这片高原第一道淤地坝，果断拦住了悄悄流失的黄土，造出了近百亩水浇地；为解决吃水难，他们率领大伙打出了一口深水井，让全村人喝上了甘甜，从此收集雨水的地窖便荒废了；为方便做饭取暖，他们琢磨出了一口沼气池，还在旁边墙上绘制了一幅宣传画，手握铅笔的工人与背锄的农民兄弟昂望前方的辉煌，顿时搅动了穷乡僻壤；后来，这些后生、姑娘在这布满沟岔的山村里，住了一年又一年，终于北京向他们招手了。临走那天全村人都拥出来，为把心掏在文安驿的知青们送行，更有好多后生一直陪伴他们走到了延安城。

从此古驿人在脑海里增添了一个念想。村里小麦丰收了会写信告诉他们，麦穗翻浪，丰收在望；村里枣树挂果了会捎话告诉他们，果实甜美，红得鲜艳；谁家箍了新窑娶了媳妇会悄悄告诉他们，喜气盈门，请吃块糖；谁家人生了重病会小心告诉他们，如有好药，乞望健康；村里遭了灾也会告诉他们，灾后重建，旧貌换颜。大家多么期望曾经在这里流过汗水的后生们能回来看看，瞅瞅村里的新窑，瞅瞅崖上的新果，也瞅瞅文安驿的古道热肠。

一对对鸭子一对对鹅，
一对对毛眼眼瞭大道。
千年的古堡换上新衣，
好光景落到了文安驿……

终于在春风拂来的时候，有位最挂念的知青回来了，整个古驿都为之振奋，树也生芽，花也吐蕾，全村人都拥到崖畔分享着从未有过的快乐，手拍痛了，脚站麻了，谁都想挤上前跟曾经的知青拍张合影，古老驿站轰然焕发出了青春光泽。

这就是文安驿的过去和今朝，古韵新风在这个地方得到了崭新诠释，也注定会永远镌刻在文安驿城墙上，浓缩进古朴的魁星楼里。我终于明白，古驿人的确聪慧，他们精心挖掘这方土地上的文化遗存，重修古香古色的魁星楼，把上世纪那么多知识青年的风采集中过来，正是要回溯沧桑古道上的历史交响，守望北京知青书写在沟畔上的不朽华章。

是啊，古驿人期待了上百年的梦想如今又伴随着朝阳，开始了更大的酝酿……

谢安洞若观火

□ 胡鲲鹏

“安石既然能与人同乐，也必定能与人同忧，再征召他，他肯定会应召。”公元347年，当司马昱用这句话结束了众人关于谢安是否会效命朝廷的争论时，没有人会想到，三十六年后，带领东晋将士击败苻坚九十七万大军的，正是这个年余四十还隐居东山的闲散人。

闲散人，谢安是。在他人生的一大半时间里，只谈风花雪月，不谈安邦定国，只讲黄白养生，不讲忧国忧民。这样的人当然闲散。然而，先天下之乐而乐，却并没有妨碍他同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当家族危难之际，天下倾颓之时，挽狂澜于既倒的还是他谢安。而之所以能在人生中如此进退有据，谢安凭借的除了身份、本领、性格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审时度势的大局观了。

谢安出身名门，父亲谢裒，官至太常，这让他从小就有机会结交到很多权贵，比如宰相王导，名士王濛。所谓三十年前看父相子，仰仗着其父的威名，这些同朝为官的叔叔大爷们，自然是说不出谢安什么不好。更何况谢安不是曹操，从小就调皮捣蛋。温和恭谨的性子，很让大人们省心。无论是什么年代，对于大人来说，孩子最好的品德都是少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谢安夙有贤名。然而天下人发现他那不爱做官的毛病，也是从这贤名开始的。因为不管是哪位叔叔伯伯给他安排的差事，都会被他以种种理由推托掉。直至最后，推托不掉时，他还自己躲到了东山，过起了隐居的日子。当然，富家子弟的隐居和老子、庄子的不同，他们的隐居，说穿了就是玩儿，邀上三五好友，与王羲之、许询这些人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去郊个游，捕个鱼，打个猎，吟个诗，作个文。总之是再不过问朝堂之事。左请右请都请不到，也让那些原本看中谢安的人，开始闹起了别扭。他们也是有脾气的，也是有尊严的，学着周公吐脯，礼贤下士当然好。问题是，请得来是礼贤下士，请不来，就是丢人了。文人士大夫最不乐意的就是跌面子。于是，他们向当时的朝廷建议，禁止谢安再入朝堂。这才有了司马昱的那句“安石既然能与人同乐，也必定能与人同忧，再征召他，他肯定会应召”。司马昱是当时少有能懂谢安的人，这和他的身份和所站的高度有关。

司马昱是晋元帝的小儿子，和谢安一样，仰仗着父亲，受人喜爱。和谢安不一样的是，司马昱的父亲是皇帝。不过，司马昱并没有直接当上皇帝。事实上，在他的人生中，从父亲去世，到自己登基还经历了六个皇帝，分别是：他的哥哥，他哥哥的大儿子，他哥哥的小儿子，他哥哥小儿子的大儿子，他哥哥大儿子的大儿子，他哥哥大儿子的小儿子。而在这六位皇帝间，他从分封琅琊王，到徙封会稽王；从历任散骑常侍、右将军、抚军将军，到升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与何充共同辅政。势头越发如日中天，顺风顺水。也正好是谢安不愿意出山的将近四十年。

谢安出山的那年，司马昱地位开始摇摆。那一年的朝堂之上，桓温开始风生水起。桓温是元帝的驸马，是司马昱的姐夫。因为攻占了成汉而在东晋声名大噪，一度盖过了自己的小叔子。桓温的父亲桓彝很喜欢谢安，这种喜欢也遗传给了桓温。据说，桓温到谢安府上做客，是等着谢安梳妆打扮完，才敢去见的。要知道那时候，桓温已经是谢安的直系领导。领导等着下属，也可见其对谢安的重视。而谢安出山虽然吃的是朝廷俸禄，但实际上却是做了桓温的帐下司马。这样贤臣能主的戏码，让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谢安的东山再起有着良禽择木而栖的味道，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谢安出山有着他不得已的苦衷。那一年他的弟弟谢万在北伐中指挥失误被贬为庶人，谢氏一族也因此受到了很大冲击。这直接影响到了谢安平静的小日子。想要像以前那样衣食无忧又不劳而获肯定是不行了。而且，东晋推行的是九品中正制，说白了也就是想当官儿要么看自己家族的门楣，要么得靠着朝里有人举荐。想做官的人要问：谁举荐？做了官的人要问：举荐谁？两个问题，一个答案：自家人。所以，如果一个家族中没有人在朝堂上当官，就等于这个家族在朝堂上失去了话语权，在社会上失去了地位，断了子孙后代的官路。所以，为了整个家族和子孙的富足，谢安必须出山。

其次，谢安虽然在桓温帐下谋事，却基本上没有为桓温建言献策过，因为就在他出山后的第二年，桓温再次北伐之时，谢安就借着弟弟的病逝，离开了桓温身边。要知道北伐是桓温请谢安出山的主要目的，是他一生的战略诉求。可谢安却在他最需要自己的时候离开，显然不能算是个合格的“贤臣”。甚至可以说，这基本上就是告诉了桓温，自己和他不是一路人。

那么既然不是一路人，又是为什么，谢安要在桓温风生水起时出山？又为什么以他的门下身份出山呢？

时势所迫。在谢安所生活的年代里，东晋的实权历经三人之手：司马昱、何充和桓温。在司马昱和何充掌权的年代，天下基本稳定。这和司马昱、何充的人品有关，也和朝堂上辅臣间彼此的制衡有关。如果那时出山，以谢安的才华，无论帮助哪一方，都可能打破朝堂上的平衡局面。这样虽然对谢家不无好处，但很可能会伤害到整个东晋的国家安定，并非谢安所愿。而如果只出山不尽力，又显示不出自己的才华。所谓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谢安既不愿做伤人猛虎，也不愿做无能鼠辈，便只能在权衡下，选择做隐居于东山的闲云野鹤了。而随着何充去世，桓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整个东晋朝堂就有着要往一边倒的趋势，这个趋势的尽头大有改朝换代的意味。而在外夷虎视眈眈的时候，改朝换代将不仅关系到最高利益集团的归属，同样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灭亡。这才迫使谢安选择了出山，他是想以一己之力重新稳定天下时局。至于借助桓温帐下司马的身份出山，则是因为他明白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不能和桓温撕破脸。他用这样的举动告诉桓温，自己不出山则以，出山也只会为他桓温一人所用。这样谢安才在后来与桓温的角逐中保全了性命，甚至保全了国家。

宁康元年，当司马昱去世，桓温带兵入朝。正是谢安亲率百官迎接于新亭，他以笑脸相迎，以老朋友劝诫的方式，以一句“诸侯有道，守卫在四邻”逼得桓温罢兵回师。同年，又是谢安以修改之名扣下了桓温要求加九锡的奏表，直至其去世。谢安一生未曾与桓温翻过脸，而是以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抑制着这位政治上的对手。

谢安的一生从平淡起，到平淡终。却在两个平淡间，使政权社稷渡过了一次次的惊涛骇浪，完成了很多文人士大夫向往却无从企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这源于他的身份、才华，但更重要的，是面对着纷乱繁复的朝堂时局、叵测难猜的人心变化，谢安一直保有洞若观火的能力。

史 镜

赵胜：平庸栋梁乎

□ 丁万明

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的同母弟，赵孝成王的亲叔叔，是地地道道的赵国权贵，典型的官二代。很多人对平原君赵胜忝列战国四公子颇有微词，究其原因，尽管司马迁评价其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但他资质平庸，能力最差，可谓庸人一个。能力太差而又身居高位，他的缺点就被无限放大，表现为头脑不冷静、眼光不老到、用人不精确，以一己之力办啥啥不成，所以司马迁毫不客气给了他“未睹大体”“利令智昏”八个字的评价。与战国其他三位公子比较，平原君赵胜能力平庸是毋庸置疑的，司马光也说他“予以知其智谋，尤出数子之下也”。然而这个人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待人厚道，是一个老好人，忠君爱国，是非分明，知错能改，勇于担当，关键时刻能以大局为重，毁家纾难，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毕竟解了国之大患。所以盖棺论定，荀子称平原君为“社稷之臣也”。

那么，平原君凭什么能够当得起荀子如此之高的评价，他究竟都做过什么事呢？用一句话概括，平原君以“三无”遗祸赵国，凭“三有”为人称道。所谓“三无”是说他无主见、无能力、无见识，“三有”是说他有担当、有雅量、有节操。

以“三无”遗祸赵国

首先说他的“无主见”。有一件残忍的事很体现平原君的无主见。平原君有一个瘸腿的邻居，有一天打水时被平原君的一个爱姬耻笑，于是这邻居要求平原君杀了爱姬，平原君认为这要求太无厘头，拒绝了邻居的要求，结果门下的食客觉得他重色轻士，纷纷离开。平原君一看不妙，赶忙斩下那个爱姬的人头，亲自登门向邻居道歉。这件事反映出平原君没有原则，处事失当，无主见。

其次说他的“无能力”。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就认为：“赵胜倾身下士，以窃一时之声耳；至于为国计虑，胜不知也。”公元前265年，赵孝成王刚刚继位不久，燕国攻打赵国，赵孝成王听取平原君的意见，拿赵国济东的三个大城市换取齐国的大将安平君田单率领赵军抵抗燕军。当时赵国国内有名声显赫的大将廉颇，有攻破齐国七十二座城的名将乐毅，还有以少胜多大破秦军的马服君赵奢。对这种求救于外人的做法，受到了赵国将军的质疑。据《战国策》记载，田单到了赵国之后，赵奢还专门找他辩论军事问题，辩论结束后赵奢认为田单不仅能力已经落伍了，而且对赵国不可能忠心耿耿。结果，不出赵奢所料，田单因考虑齐国的利益，不想让赵国强大，只是旷日持久地消耗赵之兵力，虽然击退了燕兵，结果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苏辙就认为平原君只知道田单贤明却忽略了他不会为赵国考虑。平原君尽干这些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事，这不是没能力是什么呢？

再次说说他的“无见识”。平原君最受争议的是赞成赵孝成王贪图上党之利给赵国招来大祸。公元前262年，秦军攻克韩国要地野王城，彻底隔绝了韩国上党郡和韩国的联系。韩国想献出上党郡向秦求和，上党郡居民不愿降附以苛暴著称的秦国，因此，上党郡郡守冯亭拒绝降秦。冯亭与当地军民商议之后决定归降赵国。为什么要归降赵国？“赵受我，秦必攻之；赵被秦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矣。”他们的想法是以上党作为诱饵，迫使赵国与韩国一起抗秦。于是冯亭向赵孝成王写信，要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国君臣怎么看待这件事呢？赵孝成王力主接受上党十七城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以平阳君赵豹为代表的一方，包括赵国的老臣蔺相如、廉颇等人坚决反对接受上党归赵，赵豹说“圣人甚祸无故之利”，他们看透了韩国人欲嫁祸于赵的意图。赵孝成王向平原君咨询，平原君什么意见呢？《资治通鉴》记载了三个字：“请受之”，赞成赵孝成王接受上党归赵。平原君受命去上党代表赵国接收了上党。结果两年之后，秦国左庶长王龁就率领虎狼之师攻下了上党，并且由此开启了战国时期决定性的大战役——长平之战。长平之战以赵国惨败告终，赵国丧失了四十五万大军，从此失去了与秦国相抗衡的实力，战国的均势彻底被打破。长平之战成为战国的一道分水岭。

客观地说，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的直接原因源于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以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廉颇为将，最终被战神白起痛下杀手。但追根溯源，平原君赞成赵孝成王贪图上党之利才是导火索。接收上党那就是虎口夺食，秦国正好借机攻打赵国。而赵国因为得到不该得到的好处而被打，是很难取得其他诸侯国支持的，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和秦国为敌，再想搞合纵就很难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弱国要想自保，只能尽量不授人以柄。平原君看不到接收上党的连锁反应，所以苏辙在其所著《古史》中说：“长平之祸成于胜之言，此皆贵公子不知务之祸也。乃欲使之相危国，拒强秦，难矣哉！”这都是不懂政治韬略和人情世故的贵公子惹的祸。

凭“三有”尚保无亏

平原君尽管能力平平，缺乏远见卓识，但司马光说他“臣人之节始终无亏”，这一点比孟尝君和春申君可就好多了。事实上，平原君的优点远不止此。他的优点是通过“三有”体现出来的。

首先是“有担当”。这个有担当，就是担得起责任，扛得起道义。秦国围攻邯郸时，赵王曾派平原君去求援，当时拟推楚国为盟主，订立合纵盟约联兵抗秦。平原君打算挑选有勇有谋文武兼备的食客二十人一同前往楚国。平原君豪气冲天地说：“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於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在国家有难的时候视死如归、一往无前，就凭这一点，平原君的这种担当精神就值得肯定。

平原君准备挑选二十名文武双全的门下食客一起前往，但只挑出十九个，剩下的都不足取。这时有个叫毛遂的门客向平原君自我推荐。多亏了毛遂自荐，平原君才得以与楚国订立盟约，为赵国解邯郸之围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有雅量”。“有雅量”就是有容人之量，胸怀宽广。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两件事上来看。一件事是义举赵奢。赵国一个收田租的小官赵奢到平原君赵胜家去收租税，他的家人不肯交。赵奢以法处置，杀了平原君家中管事人九名。平原君十分恼怒，想杀死赵奢，赵奢便说：“您在赵国是贵公子，如果纵容家人而不奉公守法，法纪就会削弱，法纪削弱国家也就衰弱，国家衰弱则各国来犯，赵国便不存在了。您还到哪里找现在的富贵呢？以您的尊贵地位，带头奉公守法则上下一心，上下一心则国家强大，国家强大则赵家江山稳固，而您作为王族贵戚，难道会被各国轻视吗？”平原君认为赵奢很有原则，便介绍给赵王。赵王派他管理国家赋税。后来平原君还进一步破格举荐赵奢率领赵军抗击秦军，成就了赵奢一代名将的功业。

最后说说平原君的“有节操”。对政治家而言，“有节操”至关重要。平原君在邯郸保卫战中的表现就很有节操。平原君与楚王约好出兵救赵后回到赵国，这时楚国派春申君带兵赶赴救援赵国，魏国的信陵君也假托君命夺了晋鄙军权带兵前来救援，可是都还没有赶到。这时秦国急攻邯郸，邯郸告急，眼看就支撑不住了，平原君极为焦虑。邯郸宾馆吏员的儿子李谈劝说平原君毁家纾难，于是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意见，组织起三千人敢死队力退秦军三十里，为楚、魏两国的救兵到达赢得了时间。

讲政治是领导者的第一要务。讲政治就是要恪守政治操守。正因为平原君“臣人之节始终无亏”，所以当时的大学者荀子才说：“平原君之於赵，可谓辅矣。”什么是辅臣？能够解除国之大患，能够消除国之大害，能够使君王享受尊荣而国家安定的，就是辅臣。平原君如楚定盟，在危急时刻毁家纾难，力保邯郸不失，对赵国的政治外交均有重要影响，是当之无愧的辅臣。平原君才智有限，谋略差强人意，远未达到知人善任，为国举才的地步，不过心胸宽广，能从大局出发，有容人之量，而且能够闻过即改，这种好品质弥补了其才智有限的不足，保其终身富贵无忧。庸人为政而能有让人称道的地方，也算难能可贵。

有所思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作者：李铁



时和岁丰

作者：阿朗一笔